

文艺作品选

第五輯



革命回忆录

雪山草地間

陈昌奉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三篇革命回忆录，各篇所反映的历史时期虽然不同，但都如实地写出了革命队伍怎样从艰苦的斗争中得到了胜利。“雪山草地間”写毛主席率領工农紅軍如何克服了种种困难，越过雪山草地。“最后一只船”写抗日战争时期，王震將軍率軍南下，强渡湘江中一个警戒排的战斗故事。“山中历险記”是江西省副省长邓洪同志一段脱險的经历。

雪 山 草 地 間

陈昌奉等著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

字数287,000 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1 $\frac{5}{8}$ 插页3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42,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20·1349

定 价: (1)0.10 元

文艺作品选

第五輯

三員虎將（古典文学）

罗冀中著

这血是不会干的（世界文学）

〔埃及〕阿卜杜拉赫曼·阿里·哈米西等著

兩篇优秀的作品（作品介绍）

叶聖陶等著

雪山草地間（革命回忆录）

陈昌奉等著

进 山（長篇小說节选）

李英儒著

敢想敢干的人（特写、报告）

李 淮等著

躍进中的农村（小說和生活故事）

康 濯等著

在高爐边（短篇小說）

熊正国等著

目 次

雪山草地間.....	陈昌奉 (1)
最后一只船.....	李 立 (17)
山中历险記.....	邓 洪 (24)

雪山草地間

陈昌幸

夹金山上的风暴

一九三五年的六月間，渡过大渡河之后，来到最罕見的大雪山——夹金山下。六月的太阳还没有落，可是它的热力在这座白茫茫的冰山面前，已經失去了作用。

我們在山下住了一天，主席吩咐我們准备一些生姜、辣椒之类刺激生暖的东西，为的是上山好和严寒作战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就开始爬山了。

夹金山，象一把銳利的长剑，直插万里高空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全身就象披飾着明亮的鏡子，光芒四射，使人头晕眼花；山頂上不断揚起层层大雪，象挂起了巨大的帐幕，使人覺得面临着仙境。

刚开始，雪沒有多深，还算好走。过去二十几分鐘就不行了，雪越来越深，一步不小心就掉在深窝里，半天爬不出来。要是找雪浅的地方走，脚下又发滑，走两步就要退三步。主席走在我們前面，吃力地向前弯曲着他那高大的身躯，有时連退好几步，我們赶忙跑上去搀扶，可我們脚下往往滑得站不住，倒是主席用他的一双大手把我們拉住。主席沒有穿棉衣，走了一会之后，他那单薄的灰色夹褲，早已被深雪湿透了，那双

薄薄的黑色布鞋都冻湿得发亮。他实在太累了。

“主席！”我走上前去，好不容易站下来說，“这山太难上了，您讓我們搀扶着您走吧？”

“不！”主席不停下来，只是往前走着，說，“你們和我一样地累嘛！”

走到山半腰，忽然卷来了暴风，烏黑的浓云貼着山头越来越大，暴风揚起了紛紛大雪，沒头沒腦的朝我們扑来。

“主席，要下雪了吧？”我赶了几步走到主席跟前，拉着他的衣角問。

“是啊！”主席迎着风暴抬头望去：“馬上就要来了，讓大家都准备一下。”主席的話剛說完，一陣鷄蛋大小的冰雹呼嘯着打了过来，立刻我們象置身在惊涛駭浪的大海中，雨伞油布都失去了抵抗的力量。大家立刻把油布撑了起来，讓主席在中間，其余的人围在四周。只有馬夫老子最苦，雹子一下，馬惊吓得滿山乱蹦，一点也不听話了。这时，只听人馬喊叫，震耳的雷声，簡直和天塌下来一般。山頂上传下了声嘶力竭的呼喊：“同志們！坚持住！坚持住就是胜利！”抬头望去，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展，暴风雪就向它那鮮紅的色彩低头了。

我問主席：“主席，那是誰在喊呀？”

“是宣传队的同志們！”主席說，“我們要很好的向他們学习这种頑强的精神。”

过了一会，暴风雪驟然停止了，火紅的太阳又露面了。主席离开了油布，站在雪山中間了。揚起的雪花朝他打去，他却一动不动的立在那里。

“这一場战斗怎么样？”主席說，“有負伤的嗎？”

大伙都說沒有。只有老子牽着馬跑到主席面前訴苦似的說：“雹子把我的手打腫了。”

主席立刻叫鍾福昌給老子上點藥，老子笑着說不要，趕緊拉着馬走了。

我挨到曾先基身旁逗引他說：“哎，伙計！怎麼樣？”

“怎麼樣！”他用手指指主席：“主席都能行，咱們還能落后嗎！”他看了看自己深埋在雪里的雙腳說：“不過，這玩意，算是‘交公’了！”我明白他是說腳凍麻木不聽使喚了。

越往上走越困難，記得在山下時，老百姓對我們說：“到了山頂，不能說話，也不能發笑，要不，山神就會把你卡死。”我們當然不迷信，但想想老百姓說的話是有道理，這當兒，我只覺得胸口象壓了兩盤石磨，透不過氣來，心怦怦跳的很快，不用說笑，就是連張嘴也很困難。仿佛一張嘴，心就會從里边跳出來一樣。再看主席，他仍舊健步的迎着風雪往前走。

山頂上的宣傳員們又喊話了：

“同志們，加油啊！”

“往前看，不停留！”

我們終於到达了山頂。這時只見潔白的雪地上，三人一堆，五人一簇地坐在那里；有的索性躺了下來。有些同志一見主席上來了，即刻跑了過來招呼主席：“請主席休息休息吧！”

主席一見這種情況，立刻走到他們中間，溫和地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不能在這裡休息呀！這裡空氣稀薄，有危險。再加一把勁兒，下山去我們就和四方面軍會師啦！”主席這麼一鼓勁，大家的情緒象開了鍋的水，馬上沸騰起來，哄地一聲齊向山下滑去。我這時不知是因為勝利的喜悅還是別的什麼原因，

头嗡的一声发昏了，只觉得脚下的高山摇动了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摆起来了。我一步扑到主席面前说：“主席，我……”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。这时，我心里还是明白，知道主席正用两只胳膊扶着我，不停地呼喊我的名字。不过我象是登入了仙界似的，觉得一身飘飘然，呼吸因难得说不出话来。不一会，一阵大风卷着雪花扑在我脸上，我的头脑开始清醒了，我睁开了眼睛。曾先基等同志都围着我问怎么回事，主席也问我：“怎么样，好了吧？”

我立刻挣扎着站了起来。看看主席，他双脚深深地埋在雪窝里；同时不生地回头望着那些没有上来的同志们——他们走的很慢，象一条长蛇弯曲而上——主席不断地向他们招手。

风越来越大，簇簇乌云又盖顶而来，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，一下子跑到主席跟前大声地叫道：“主席，您不能在这见，快走吧！”

下山好象比上山容易些，但山背面没有太阳，更加寒冷，我们都穿着单衣，冻得浑身直打哆嗦。我把一条夹被围在腰间，象穿了裙子似地连跑带滑的往下滚。又走了没多远，就碰上了带着“扩大川西北根据地”标语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们，见到他们象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，力量也足劲头也大了，很快的就和主席下了山。回头仰望，白茫茫的山上，红旗仍然在飘动，宣传队员们的不疲倦的鼓动声，还隐隐地在耳边响。

在卓克基

翻过夹金山，在懋功休息了几天，接着又翻过第二座大雪

山——梦笔山，来到了川西北的卓克基。在这里，我們又紧张地进行着过草地的准备工作。

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們听说卓克基是个好地方，有很大的喇嘛庙和大土司，是个丰衣足食的地方。我們听了很高兴。心想，这一回可以給主席找点吃的东西了！——主席自从和四方面軍会合以后，会議开的更多了，有时整天开会，不用說睡觉，就連吃飯的空兒也很少。晚上总是很晚回住地，而一回来，照例地又坐下来，开始了夜間的工作。自从过了大渡河以后，主席和我們很少吃到菜类和有油性的东西，甚至連盐也好久沒有吃到了。在这样长途行軍和繁忙的工作劳累中，沒有吃的那怎么行呢？于是我和曾先基一到卓克基，就先忙着給主席搞吃的东西。可是結果大失所望，那里的群众不分僧俗，都受了国民党的欺騙宣传，跑的連个影子也沒有，不用說好吃的东西，就連一根棍子也不易找到。

来到这里，还有一項紧急任务，是打草鞋，准备过草地。我們几个警卫員和挑担的鍾永和同志，每天出去搜集草繩和破布之类的东西。一天，我們在大土司宮里的一个很小的暗室中，发现了一大筐猪皮，皮面都很大，差不多都是完整的一张，上面还带着猪毛。这一发现，可把我們乐坏了，用它做鞋底，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了！于是我們乐呵呵地把它抬了回去，每人拿了几张，用小刀割着，忙着做鞋底。

当时虽然几个月沒有吃上一点肉，可誰也沒有想到这东西可以吃。

故事发生在鍾永和的身上，他有一个很小的鉄桶子，每到一個地方他就用它烧水喝，比我們临时向老乡借的鉄鍋快的

多。主席为这件事还表揚过他，說他行軍准备工作作的好，讓我們向他学习。从这以后这个小鉄桶和鍾永和更是形影不离，万一遇上什么事我們和他頂嘴，他就搬出了他的小鉄桶調皮地說：“主席都讓你們向我学习，你們还和我吵！”实在說，我們警卫員中鍾永和是我喜欢的一个，他为人忠厚老实，不知道別的，就知道工作；又很听上級的話。有一天，我、曾先基和吳浩清从外面回来，一进院子，一股很浓的香味，鑽进我們的鼻子里。再看鍾永和，他正爬在地下聚精会神地吹火，他那小鉄桶吊在火上来回搖摆着。我朝曾先基和吳浩清作了个眼色，輕輕地走到他的身旁，我猛地喊了一声：“啊！你在搞什么鬼名堂？”本想吓他一跳，沒想他倒象什么也沒听到似的，連头也沒抬，說：“調皮鬼，你別管！”

“別管！”我朝曾先基又作了个眼色，我一下子把鍾永和抱住，吳浩清和曾先基就走到小鉄桶跟前一看，原来煮了滿滿一桶子猪皮。香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！

“你煮这玩意兒干什么？”我們問他。

他仍然头也不抬，沒好气地說了一个字：“吃！”

“哈！还能吃呢！”一开始，我們都不信，又一想，可能好吃，就憑这一股香味吧，也就够美了！于是我連忙把他放开，要求他對我們介紹一下他这个伟大的发现。

他說，那天他拿到猪皮以后，立刻就割了一块准备做鞋底，可是毛太多，刺脚，不好走。他就想，用个什么法子把这些毛弄掉呢？想来想去也沒想出个主意，于是他就去找老子……

鍾永和就是这么个脾气，不管說什么总是有头有尾，慢騰

騰地一点也不着急。我們就催促他：“哎，简单点行嗎？”

他还是按着他自己的节奏繼續說：

“我就去找老于，老于說：‘你那小鉄桶呢？煮呀！煮一煮就会掉的。’这样，我就煮起来。哈！猪皮下水沒有二十分鐘，一股子香味就往肚子里鑽，这一下子使我产生了吃的念头，又煮了一个时候，我弄出一块来一看，猪毛全沒有了不說，那猪皮大大的涨了起来，又肥又嫩又香！我上去就是一口，啊呀！那个好吃可就不用提啦！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！我們几个人听的都出神了，曾先基赶忙站起来往小桶边走去，口里念叨着：“这是真的嗎？”

他把一只手伸向小鉄桶，一面回头望着鍾永和：“老兄，我，来一块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！”鍾永和一把拉住曾先基的手，然后对我們解釋說：“我这是……这是給主席煮的。他有好几个月沒有吃到一点兒菜了。”

这句话真管用，曾先基立刻把手縮了回来。我心里倒是想：主席一向不喜欢吃肥肉，这猪皮恐怕更不喜欢吃吧。

太阳刚刚偏西，主席回来了。主席一进門見我們几个人正围在一起搞猪皮，就問：

“你們在搞些什么？”

鍾永和站起来慢騰騰地說：“主席，我們給您弄了点菜。”

“什么菜呀？”

“是猪肉！”曾先基說。

主席听說猪肉，便停下来望着大家說：“哪里来的？群众不在家，你們犯紀律了吧？”

“不是的！”鍾永和走上前把这事从头至尾又說了一遍。然后怯生生地問：“主席，您吃不吃？”

主席看了看大伙兒，和善地笑着說：“你們能吃，我就能吃。”

听主席这么一說，我們心里暢快极了。立刻把准备好的搬了来，我們围着主席，一同吃起来。主席一边吃，一边又开玩笑：“咱們这算是一次很成功的会餐！”說的大家都大笑了，連最不爱笑的鍾永和也张开了嘴巴，大声地哈哈笑着。

雨夜露營

早上从卓克基出发还是晴空万里，走了沒有二十里地，天气就变了。烏黑的浓云布满天空，牛毛细雨紛紛地撒下来了。

这一带，全是荒凉的怪石累累的山区，連一条蚯蚓小道都找不到。我們一会儿穿过岩石如刀的夹壁，一会儿又踏上厚达几寸深的落叶上。

不大一会功夫，雷声跟着閃电“轟隆”“轟隆”地响开了，毛毛雨一变成为大雨如注，夹着枯枝乱叶无情地朝我們袭击过来，傾刻間，主席和我們的衣服全湿透了。

天还不到四点鐘就黑了下来，雨越下越勇，我們处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困境中；黑夜又包围着我們，主席的小馬灯也早就沒有煤油了，实在是寸步难行、束手无策。看着主席在这个伸手不見五指的雨夜里，步履那么艰难劳累，心里象着了火一样的焦急和不安！——他，每到一宿营地，当別人伸开四肢尽情地休息的时候，便忙于一系列的會議、电报、拟稿……他

是多么辛苦呵！

“主席，我們停下来吧？”我向主席提出了要求。

主席停下来，沉思了一会兒，說：

“好。那么告訴大家知道。”

可是問題來了，跟前到处是水洼、石头，天又这么黑，在哪儿落脚呢？費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憑着手腳的灵敏，才給主席弄了个鋪，两头吊在两棵小树上。

主席用手摸着那湿漉漉的“吊鋪”，开玩笑地說：“睡上江西的凉床了。”

主席这么一說，大家可樂了！——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，往往主席的一句笑話，就使得同志們忘記了疲劳，增加了战胜困难的力量。

等主席躺下，我就开始为自己找地方。雨还在下着，我各处摸索着，忽然触到一个崖壁，再往下一摸，底下有个洞洞，高兴极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头就往里鑽；天哪！只听得“咚”一声，头被狠狠地碰了回来！——真倒霉！原来不是我所想象中的石洞洞，而是一个小小的山口子！可这也很难得，我忍住痛，把头又靠在口旁，身子一歪就躺了下来，不好！底下怎么那么多水呀？用手一摸，是个不大不小的水坑呢！唉！没有关系，伸手把身上的小包包解下来垫了进去，又把主席的破伞撑起来放在肚子上，这才結束了所有的准备工作，不到两分鐘就“夢見周公”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太阳出来了，团团的雾气象輕輕的棉絮，繚繞在山間。雨已經停了，可树叶上的积水仍然象断了綫的珍珠一样，“巴答”“巴答”地向下滾。

我一睁开眼睛，觉得头痛得很，而且痛法特别怪，只准仰头望天，不准低头着地，要是看到有水点向下落，就得死停着让它掉进鼻孔里，真有点伤脑筋。可是虽然如此，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心想，这点病算得什么，所以也就没吭声。

队伍又继续前进了。我的头很不一般化的老是向上仰着，脚步抬的高，迈的大；颇象有钱的阔佬那种“昂首阔步”的姿态。

主席一向善于观察细小的事物，我这不平常的姿态，他又最先发现了，便打趣地问：

“陈昌奉，你怎么啦？老望着天干什么，要防空吗？”

我望着头顶上垂下来的厚厚的树叶子，回答说：“我们这里有两层天，敌人的飞机怎么有本事也找不到我们。”

“那么天空上是什么东西使你那么发生兴趣呢？”

我只好走到主席身旁说：“我的头得了个怪病，怎么也低不下来，脖子一转就痛得厉害。”

主席听了我的话，立刻站住了。我怕他为这担心，便接着说：“不过不要紧，一会儿会好的。”

主席象是没有听见我下面的话，赶忙走上前来用手轻轻地摸着我的脖子，又转过身去喊卫生员：“鍾福昌！快来看看陈昌奉！”

主席这一喊，大伙都围上来了。曾先基和鍾永和对我这个病特别感兴趣，一会儿揪揪我的脖子，一会儿碰碰我的脑袋，气的我干着急没有办法。

鍾福昌过来看了半天，然后笑嘻嘻地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他这号病我可不会治；那一定是晚上窝了脖子了。”

主席一听象是放下了心，不过又说：“这也不能停着。曾先基，你到前边卫生部的队伍里去請傅連璋（卫生部大夫）同志来給陈昌奉看看。”

沒等我說出“不用”，曾先基就飞快地跑掉了。

由于我老仰着头不敢低下，主席怕我摔跤，就牵着我的手走路；我象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娃娃，由父亲領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蹣跚着走去。

主席一边走一边安慰我說：“不要紧。”

傅連璋同志赶来了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詳詳細細地問了我好一陣之后，就搬着我的头搖一会儿，又給我抹上一些藥水。啊！真見效！不一会就好了。

当我能低下头来的时候，主席問我：“好了嗎？”我把头轉動了几下說：“好了！”主席又打趣了，說：“真有本事！为了睡覺，头也不要了！”

草地前后

走出露营的荒山野林，我們就到达了毛兒盖。在这里停下来准备过草地。

从过夹金山我就发瘧疾，过了夹金山已經好了。后来因为被雨淋了一場，又加上长途行軍的疲劳，不想在准备通过最艰苦的草地的时候，我又犯病了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生病，不单单是个人的痛苦，全体战友都要为你着急、担心；特别是主席，在这里會議多的难以想象，他的身体更虛弱了，瘦瘦的身躯显得更加高大。有时深夜散会回来，不等休息就又和张聞天、王

稼祥等首长研究問題，有时一直持續到天亮。而在这种繁忙的情况下，他还經常探望我的病；有时看我寂寞，就給我講为什么过草地和一些有趣味的故事，鼓励我坚持着战胜草地。每在这种时候，我在这慈父般的愛撫下，一方面覺得无限地溫暖和感激；另一方面就痛恨自己：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病呢？增加同志們的負担，分散主席的精力，心里悶的不得了！一天，我偷偷地打开了鍾福昌的藥包，偷出了十二片奎宁統統吃掉了，結果不但沒有把病弄好，反而把耳朵弄的嗡嗡直响，头也象是要炸开似的疼痛。

这时候，同志們每天都忙着出去割青稞麦子，回来烧熟磨成粉，准备过草地好吃。可我只能呆在家里（主席不讓我出去，非要我休息不可），心情很不好。

我們所住的地方是一座喇嘛庙，我就住在大殿里，四周是一些奇形怪状的“神仙”和我做伴；我閑得无聊，就一个个的給它們“相面”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那些“神仙”們都是木头做的，体格很結实；而最令人奇怪的是，它們每个背后，屁股以上接近腰部那里，都有一个小洞洞，外面用一块木板堵着。我好奇地爬到一个大“神仙”背后，仔細地端詳着那个洞，沒怎么費力就把那块木板取了下来。这一下可就出来“玩意兒”了：“啪！”从里面掉下一个很小的紅口袋，随即就把洞口堵住了；等我把它拿了出来，洞口又被一个口袋堵住了。哈！这我可看出門道来了：掏一个，堵一个；掏一个，堵一个，一連掏出了好几个！打开一看：有芝麻，有大豆，有大米、小麦等各种各样的粗細杂粮，这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覓处，得来全不費功夫！”这一发现，給我的养病生活增加了很大的乐趣。从此，每当別人都

外出筹粮的时候，我就原地不动的向“神仙”要粮。就这样，竟搞出了二、三十斤粮食，我很感激那些“神仙”們。我把这事透露給付先基和吴洁清等同志，他們又高兴，又羡慕我的运气！这么一来，主席过草地的粮食，問題就不大了。可这件事，主席到現在也不知道，因为这被認為违反群众紀律，主席晓得是不会答应的。

在毛兒盖住了大約有一个月的样子，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中旬，我們从这里出发，向那块自古以来无人經過的大草地进军了。

离开毛兒盖四十多里地，碰上了一片有二十多里长的一望无边的大森林。林中的树木都十分高大，有的竟有两抱多粗。到了这里，同志們便把給主席搭的鋪吊在大树干上。按照主席的习惯，白天到了宿营地，是从不休息的，不是开会，就是到部队里去。来到这里，主席早到前边去了，卫生員鍾福昌同志便讓我躺在主席的鋪上休息。

天黑了。森林里燃起一堆堆的篝火。住在这古老森林里的飞禽走兽，恐怕从来没有見過火光，都被惊的乱飞怪叫起来。这时候，同志們有的围着火堆，有的靠着大树都呼呼地睡熟了。我躺在鋪上，病又来了；盖着主席的夹被，穿着主席在毛兒盖給我一身新衣服（这是別人送給他的），身子还不停的顫抖。我坚持着不讓自己发出一点声息，免得惊醒了同志們，特别是怕惊醒卫生員鍾福昌同志，要是他一知道我的病又犯了，就会馬上告訴主席，主席就不会睡他的鋪了。我憋住气，把腿弯到小肚子上，一声不吭。忽然在我面前閃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！是主席回来了！我掙扎着想把蜷縮着的双腿伸开，但它好象弯